

啓思

黃志昭

大學並非單是灌輸或注射操作技能的工廠。這種灌注式的大學，只能產生出一個個活動的模子，機械式、行屍走肉的畢業生。既沒有人氣和血氣，更沒有思想和靈魂。慢慢地，不知不覺間，社會就變成一泓死水，沒有進步，人類也面臨絕境。

真正的教育，更應是利用已有的知識及經驗，作為催化劑去啟發人類的思想，利用大學的設施，如導師、圖書館、實習臨床機會等，去啟發同學的思想，去打開新而未知的知識之門，引發大家的思維力，從而使世界上的科學、醫學、藝術、文學、政治、社會……等有進步，有改良。我們這一份刊物「啟思」的用意，也正是如此，目的並非對同學加強注射生理、解剖、病理、內外全科等學識，也不是要堅持灌輸某一類思想，只是企望能藉此啟發各位同學，用天賦的腦袋，億萬萬神經細胞，主動的去認識過去，關懷現今，放眼未來。祝朝氣蓬勃。

由於篇幅關係，文海亮同學的「低潮中的徘徊——踏入八十年代的香港學生運動」(下)將於下期刊出，敬希留意。

專題組

要認識中醫的歷史

在剖析中醫藥之前，一些基本認識是必須的，不過我們不打算在這裏作學術性的介紹那些基本理論（實際並不簡單）。相反我們希望介紹中醫藥的源流和發展，透過歷史角度使讀者認清其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份，並理解到中醫藥與其他傳統文化的異同。我們要認真而誠懇地指出我國文化寶藏十分值得加以發掘，而這個過程既非以中蓋西，亦非甚麼對時代創舉，要知道保存及發揚中華文化用作對西文化互相交流和影響，取長補短，是古往今來都在進行的。

中醫藥之所以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份，乃因為它源遠流長，受到政治、社會的影響，這從下文歷史發展可看到，而中國歷代沒有西醫藥，仍保持龐大人口。可見中醫藥對中國人民的重要性，亦中華民族的特色之一。不過它和文學、藝術等文化又不同，因中醫藥的發展是基於實踐和經驗累積，非刻意求工，而且可用於養生保健，是人民生命的保障。至於發揚中醫藥，就等於發揚中國文化，是每一位國民的義務和光榮，而且昌明發達的醫學，是強大國家不可或缺，試看美國、日本、國家的醫學，都不是很先進嗎？

中醫術和藥物的發展，粗畧地可分六個階段：

(一) 遠古至戰國：相傳伏羲畫八卦，定了陰陽五行的病理，神農嘗百草，開始有藥物。黃帝和他的臣子都精通醫道，他們對預防和診病的討論，成了「內經」這部醫書。從夏商各代的出土甲骨文，刻有疾病和藥名，可見醫藥已漸萌芽，而禮中亦記載疾醫，瘍醫，食醫，獸醫四科。春秋時管子建屋收容

聾、啞、跛等病人，是類似醫院的設置。戰國時的扁鵲，更是針灸學鼻祖，（比HIPPOCRATES早了一世紀）

(二) 漢朝至隋朝：漢代國勢強大，醫藥發達，張仲景集古代精華，著了第一部醫書「傷寒論」，被尊為醫聖，三國的華佗，更是位用麻藥「麻沸湯」來作外科手術的醫師。南北朝開始了醫學教育，天花，眼疾和癩瘋等，都有醫師著書講述。

(三) 唐朝：國勢復盛，醫學亦很昌盛，政府亦很重視，高宗皇帝頒制了「新修本草」，是記載詳盡的一部藥物學，孫思邈著「千金方」，總結了前代的理論和經驗。

(四) 宋朝：這時期極重視醫學，對醫學貢獻也最大，發展醫學教育，校正醫書，鑄造銅人，刻上穴位作研究針灸學之用。宋慈的「洗冤錄」是最早的一部法醫學專書。

(五) 元朝：這一代醫家多從實踐中獲得經驗而另立新論，影響後世很大。MARCO POLO東遊，中醫藥便傳入歐洲。

(六) 明朝——清朝：病學派崛起，李時珍更是位偉大的藥物學家，編了「本草綱目」，是部經典之作。到了清代，政治混亂，西洋文化不斷湧入，西醫藥在文藝復興後突飛猛進，而醫家保着「非儒不通醫」的自鳴清高態度，學術上卻派系傾軋，此消彼長，後來居上，中醫藥便開始走下坡，至衰頹不振。

追索過中醫藥的發展史，同學們也許會問：「以後中國醫藥將會如何發展呢？」看來這個問題值得大家思考一番。

莽

從世界醫學發展 看中醫是否科學化

雲

中醫畢竟是門民族醫學，它廣泛應用的程度已使它成為以往中國人生活的重要部份。當人們接觸到中醫兩個字，總會聯想起「陰陽五行、補氣、針灸、草藥……等等」。但諸如此類決不等同於中醫。它們只是現今中醫所表現的形式（即給人一眼就會看見的東西），而中醫的本質乃是一門以中國人古代唯物論和朴素辯證法為指導思想所發展出來的醫術體系。它的內容是我們祖先長久臨床經驗積累的文化果實。

其實世界上任何一門醫術，任何一個學術體系，都是人類生活經驗的積累和總結的歷史產物。它的發展實受着人類社會政治、經濟及人的思想的轉變所影響。而當人們翻開歷史書，都會驚嘆中外歷史發展的統一性——雖然是多個民族，多處地方的歷史，但它們大體上都是跟着同一規律發展。醫學也一樣！或許你會懷疑——「中、西醫明明就是兩回事」。不過，在我們下斷語以前，讓我們重溫一下世界醫學發展的概略。

在幾百萬年以前，人類祖先艱苦奮鬥，對自然環境的統治日益進步，眼界也漸擴大，在採食植物過程中，不斷發

現多種能治病的樹根草皮。後來有了文字，就將這些經驗記述下來，以利互相傳達應用。是故，中國就出了個神農氏嚐百草以建立中藥本草的神話。而在古希臘亦有個名阿斯克勒庇的醫神。就以這種純經驗的積累，古代的醫學就發展起來。但這時期的醫學並無完整的理論基礎。

人類社會繼續發展，生產力日增，亦促成了文化的發展，醫學也因記錄積累而獨立化。因為宇宙事物在人類頭腦中的虛幻反映，漸漸產生宗教，人類就以思想解釋行為，古人以自然哲學天才的直覺，在醫學上創造一些零碎的有價值的發明。這些發明奠定了古代醫學的理論基礎。如古希臘人唱地水火風說，古代中國提出陰陽五行論，都是將醫學理論和哲學融成一體。

這個局面在歐洲維持了一段時間，其中經過了基督教統治時代，醫療事業主要由教會推展（公元三世紀以後，道佛在中國彼此競爭，亦以祛病延年相號召，皆用治病作手段接近民衆）。但基於神學的唯心性，醫學未能發展。

十五世紀後半期歐洲開始文藝復興

運動，哲學脫離神學而向唯物論發展。醫學亦擺脫神學的羈縻，天文，物理，生物等科學的發展使醫學的理論更形豐富，同時，當代歐洲學者亦吸收了不少中國、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傳統醫學，為現代科學醫學奠下了良好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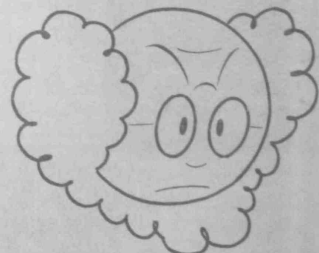
在中國，由於鄉土社會的穩定性，封建社會制度一直維持到清亡民國立而取消。新興資產階級之未能壯大使傳統中醫缺乏良好的政治條件以予發展，再加上清廷閉關自守政策，大大阻礙了西方科學思潮對中醫發展的刺激。自有清一代，中醫漸漸落後於西方的科學醫術。

但這是否說明中醫絕不科學？我想又不盡是。很明顯，傳統中醫學就是中國廣大人民長期實驗的一個報告紀錄：某種草藥經常治好某種身體不平衡，那醫師們就會根據經驗，以適當的份量開方去糾正那種失衡。那末這與西醫學中藥物的發現及應用的步驟又有何不同？所差者，中醫沒有建立在現代自然科學的基礎上，至不可能清楚地說明人體複雜的生理病理現象的細節吧。

但是，當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們，當你們看到中醫學只不過是在醫學發展的道路上落後於西方醫學，你們還會以中醫不科學化為榮嗎？

從另一個角度看，以發展世界科學醫學為着眼點，我們又應怎樣正確地處理這些中國人民長時期實踐經驗的成果呢？

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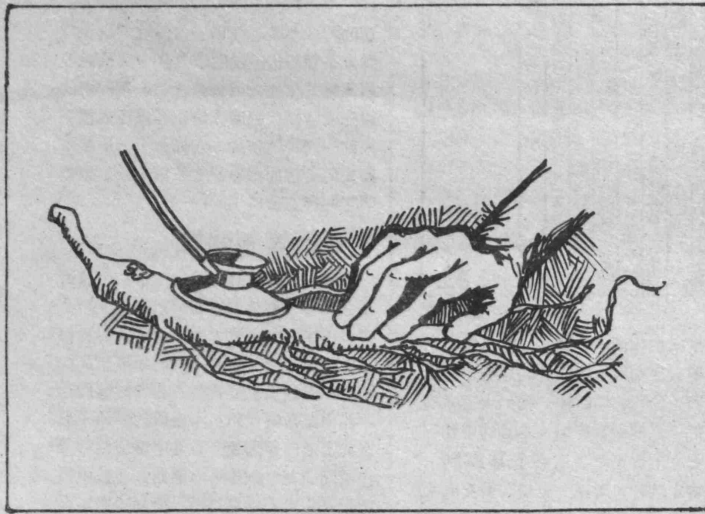


陽

試論中西醫結合在香港

天博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本校一位研究中藥針灸的講師，對中西醫亦有深厚的認識。



中國醫藥及針灸之療效和成就是經過數千年來的實踐和再經過近數十年來現代科學之研究而成為我們祖國最寶貴的文化之一。在中國醫藥和針灸受到了普遍重視和發展，各大城市開設了六或七年制的中醫學院，並對中藥大力展開科學之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成績斐然。而且最可喜的是中西醫之普遍結合起來，共同研討疾病之診斷和治療，因而有很多特殊難治之疾病獲得改進和治療。有些本需要開刀之病，譬如腎、胆結石，經過中藥排石湯、金錢草等治療，將石化小，自動排出因而避免受開刀之苦；甚至闌尾炎在早期某種情況下用中藥治療效果亦十分好。在骨科中醫所用之小夾板療效比西醫之石膏固定療效縮短很多，因為小夾板使肢體能進行適當之功能鍛鍊從而促進恢復。某些中藥之抗菌作用已經大量試驗而證明。一般講，中草藥毒性小，細菌之抗藥性也小，某些細菌感染疾病用中藥可以治療或者至少減少西藥抗生素之用量因而減少西藥之副作用。

關於針灸方面，這幾年的研究成就更是世界聞名，尤其是美國、澳洲、德、法、日、韓等國更是掀起學針灸熱潮，不少西醫更遠道來香港及中國學習。去年十一月，英國醫學年會在香港召開，特別安排有針灸之學術報告，由本大學二位研究針灸講師及香港研究針灸有成就之西醫主講，所有研究之成就獲得參加開會千餘英國醫生之重視和讚揚。

針灸治療痛症之機制已經開始明朗。除了神經反射抑制痛覺之外，又發現體內腦垂體可以分泌一種類似嗎啡物質。這些神經反射和體液內分泌素不僅可以發揮止痛作用，並可調節人體生理之功能。在針刺麻醉之研究中更發現手術時出血少，感染少，手術後恢復快，剖腹產子效果好，胎兒活動力強，呼吸中樞不會受抑制。

中藥之研究在本港兩大學內也早已展開，並有多篇論文發表。例如對杜仲、決明子之降血壓作用，益母草之避孕作用均有多年的研究。香港本地人服中藥亦非常普遍，東華三院現仍有中醫門診部。香港本為東西文化交流之要衝，是中西醫結合最好發展的地點，我們有最先進最發展之西醫藥及設備，亦有最普遍有經驗之中醫藥及針灸。如果西醫能夠學習中醫藥及針灸使中西醫診斷治療結合起來，以取長補短，達到一個更高更新的醫術水平，應該是有非常美好的前景。

但十分可惜，香港政府對此從來都是抱着保守態度，雖然目前有些西醫已經開始用針灸治病，但是還沒有開展用中藥醫病，而某些「高層」之西醫也對中醫藥針灸有偏見。這樣大大阻礙了臨床方面開展中西醫結合治療病人，希望當局醫藥部門能放寬政策，使西醫可以運用中藥及針灸治病。

我們迫切希望有關當局及各方面人士能積極支持中醫藥及針灸之研究，並希望兩大學之臨床部門逐漸開始試用中藥及針灸。在新開的中文大學醫學院（六年制）內應設立中醫藥及針灸課程；希服能早日建立一所正規中醫學院，在東華醫院內能恢復中醫病房，提高中醫之地位，鼓勵西醫學中醫藥針灸，開展中西醫結合治病，錄用有中西醫結合經驗之國內外來港醫生負責指導。這樣能使我們香港落後之形式儘快扭轉，早日實行中西醫結合從而達到更高更新的世界醫術水平。

與李健鴻醫生談中醫

李健鴻醫生為香港醫學會義務秘書，亦是本港甚有名望的西醫，啟思記者特走訪李醫生，就他對中醫的意見，作出以下訪問：

問：香港的執業中醫達五千人之多，但卻沒有受到應有的管制，你認為會有何影響？

答：在香港割讓給英國的時候，有條例規定不干涉華人習俗，因而中醫不受管制，任何人只要向政府取得商業登記，便可執業中醫，以致在五千萬執業中醫當中，正式曾受中醫訓練的恐怕會不多。其實沒有管制，沒有標準及缺乏研究，對中醫界是有無害而無利的。

問：把中醫單看成一種華人傳統，你覺得政府這個基本政策是否正確？

答：醫療關係到市民的身體健康，當然不能只被看成一種傳統習俗。

問：中醫的未有受到政府管制，你認為原因何在？

答：對於管制這個問題，政府即使有心，也有困難。因為如果提出管制，相信最反對者會是市民大眾。他們第一個反應會是政府對中國傳統歧視；

况且中醫一向未被管制，為何又要提出來？另外中醫本身的反應亦不容忽視，但西醫方面則相信是會贊成的。

所以要達到管制中醫，只有由中醫界本身提出才有成功的可能。另外，各中醫團體的首長亦要有充份的合作。但無論如何，可能性是很低的。

問：管制中醫對市民和西醫會有甚麼影響？

答：對市民當然有利。對西醫則無大影響。雖然會多了一些合格中醫競爭，但很多不合格的中醫將被淘汰，轉向西醫求診的反而會相應地增加。

問：對於政府訓練中醫和在醫科中加入中藥課程，你以為可能性怎樣？

答：政府訓練中醫相信是比管制中醫更遠一點的問題，而加入中藥課程亦相信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師資的問題，另一方面我也懷疑到它的效用。

問：現在很多外國人也在研究中醫，你覺得原因何在？

答：我相信這純是因為個人興趣和潮流的影響，而無什麼實際效用。

啟思記者

問：國內這幾十年來進行的中西醫結合工夫，對其他地方的醫學發展有甚麼影響？

答：我覺得直到現在是未有的。即使針灸在一些地方很流行，但除了在戒毒方面，其他的效用不確。

問：外國人研究中醫，會否當有所發現時便將其歸納入中西醫體系，不被當作中醫的一部分？

答：就中藥的研究發展，這是絕有可能的。這問題關係到中醫本身缺少有系統的研究。

問：對中醫這門學問，你可否作出些評價？

答：中醫是有着它一定的用處，這點我們是肯定的。但因未經研究，它缺乏科學基礎，而只是信賴傳統經驗。我認為有些市民沿用中藥也只是由於家庭習慣。另一方面，中醫中藥是甚少有所改良，更遑論中醫內缺少了外科和產科。

總括來說一句，就是沒有了中醫，我覺得也不會帶來甚麼壞的後果。

啟思八零年編委會

- 顧問：黃志昭博士
- 總編輯：袁維基
- 副編輯：袁寶榮、袁兆燦
- 常務秘書：林文英
- 行政秘書：關鼎樂
- 財政：林紹良
- 流傳：劉修華
- 對外聯絡：高興基
- 資料：馮志榮
- 去屆代表：何汝祥

專題組：

胡兆雲，關浩然，何柱樑，林紹良，劉修華，馮志榮，李淵萍，高興基，沈祖明，關鼎樂。

美術設計組：

胡兆雲，關鼎樂，陳惠娟，鄭鎮秋，馮小玲，何大偉，李啓祥，羅冠球，謝文華，姚家聰，方方正，余國照。

文藝組：

丘國維、鄭明銓、鄭沃林、黃就明、劉耀南、李啓祥、陳惠娟、謝文華、沈祖明、何大偉、梁耀昌、李鴻俊。

時事組：

何汝祥、曾繁光、袁兆燦、馮志榮、翁德璋、高興基、郭寶賢、關子凱、曾慶泉、林禮根、孫偉浩、袁寶榮、葉麗輝。

記者組：

梁永雄、林文英、黎滿勝、鄭鎮秋、范耀華、龔羽一、林家慶、孫偉浩、姚家聰。

The Editorial Board wishes to thank the Glaxo, H.K. LTD. for its Special Support.

中國醫藥在香港



西方醫術發展至今，在多方面成就之大，知識之豐，可說無可置疑；然而，另一方面，其發展之速率已相對減低。很多病症如痛，醫學界仍是束手無策。學者遂轉而研究一些民間醫藥，以求能打破此僵局。近年中藥在國際間的地位漸被提高，亦非與此無關；而各項研究之新發現，也是引起世界人士對中藥另眼相看之主因之一。但我們必須強調，各項的研究或引人注目的，似乎只局限於中藥的性能和功用，中醫術在很多人眼中仍是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可能由於他們對中醫還未有透徹的掌握。故此，我們希望藉着這個專題，同學們能重檢中醫，中藥這個問題（它們是不可分開的），對中醫術重新建立一個中國人應有的觀念。

在以下的文章中嘗試以中國人的身份去剖析中醫在香港的現況，再從中醫、市民、政府三個角度去討論中醫中藥被管制的可能性。然後就近年流行的中藥研究作一評價，指出研究中藥的價值，及其不足之處。最後會對中醫藥在香港的前景作出展望，分析發展的困難與實際做法。

中醫執業情況和中醫訓練

目前，本港執業中醫約有八千餘，其中包括了近年由中國大陸來港的中醫，這類中醫有內地中醫學院畢業的；有

中西結合訓練的；也有不少為無牌西醫，他們只須向政府取得商業登記，名為中藥商，便可掛牌行醫。他們到港多為謀生計，未聽過其組織。本地的中醫有多個獨立工會，組織為多元專業制，各工會之間鮮有聯繫，更無學術交流。全港有十多間註冊中醫學院，全為私人或中醫工會創辦，它們的師資多沒有經過正式審核，而學員的資格亦甚參差。

由此可見，中醫工會的組織是未有統一化而中醫的訓練過程亦未受到應有的管制。

中醫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

長久以來，中醫藥在普通市民的心目中都佔着一定的地位，他們大都相信西藥治標、中藥治本；西藥成效快、中藥副作用少。而中醫術是合乎中國人的邏輯的，如熱、寒、虛、補等，故大多數人雖以西藥為主、亦以中藥為輔而經多項調查顯示，市民是不會放棄用中藥的，這可能是當年青的一代長大後，他們受父母、朋友的經驗所影響，也會漸漸相信中藥的效力，而隨之多用中藥。這套中國民族醫學，由於理論淺白（表面上），故能深入人心，與人民日常生活融為一體，源用至今。

政府的態度

香港政府一直視中醫藥為華人傳統習慣，與有科學根據的西方醫學截然不同，所以一向以不消除華人傳統習俗為理由，對中醫實行放任政策，不加管制，只抱觀望態度，希望中醫內部自我統調。

但中醫藥與廣大市民的健康有着密切的關係，又怎能與一般傳統習俗如拜神燒香等相提並論呢？其實中醫術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無價寶藏之一，是我們的祖先經過歷代的臨床實踐經驗而累積下來的一門專門技能，它經過了數千年來歷史的考驗而始終屹立不倒，就足以證明它的存在價值了。

中醫的管制問題

我們要分清香港的中醫與中醫術是兩回事。香港的中醫可以說是良莠不齊，不學無術之輩大有人在，你和我都可能曾經身受其害。但我們希望市民能認識到這些現象是管制不善的缺憾而絕不能由此影響我們對中醫藥的評價。那麼究竟是何原因致令香港中醫這個行業出現問題呢？試想，本港的大多數中醫都是為生計而各自為政，倚賴中醫本身自我統調的可能性極低。政府一旦提出管制中醫的時候，這些魚目混珠之徒豈有不反對之理？他們往往高呼中國傳統文化被扼殺的口號，擄取社會人士同情，在市民大眾而言，或許有部份人會被他們蒙蔽，而作出附和的口吻，但這是關係到市民的切身問題，相信絕不會帶來太多盲目的反對的。再者，有朝一日，中醫管制付諸實行後，將執業中醫去蕪存菁，更能將中醫術發揚光大，成為正統醫療服務中重要的一環。所以，要改善本港中醫的現況，當由政府踏出第一步才有可能。

中醫藥的研究和科學化的問題

近年來，兩間大學及一些民間團體（如陳立儒醫生的 Chinese Medical Research Centre）曾進行多項有關中藥、針灸等研究，這些研究是有助於中藥科學化，因而提高中藥在社會的地位。這項研究的熱潮主要是中國大陸近三十年的中醫藥研究的成就所刺激，而另一方面中國提出中西醫結合的科學化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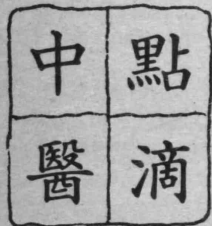
是很合乎民衆的想法的。很多市民都接受西醫為主、中醫為輔的觀念。

那麼中藥的研究是怎樣進行呢？研究人員首先從醫書中挑選出適當的中藥作為研究對象，經過長期試驗，用西方科學方法分析其性能，再加以提鍊而抽出其中有效成份，然後再作深入研究。總括來說，我們發現一個趨向，就是大多數的研究都針對中藥的療效作用，往往對中醫術的理論因而忽視。基於上述原因，有人會耽心一旦研究有成，中藥就因此被納入西醫的綱目之中。（其實西方醫術應為世界的科學醫術，它是歷久以來不斷融匯了各國民間醫術之精華，加以科學方法分析，而成一套先進的醫學理論。）那豈不是被西方蠶食了中國文化精華的又一例證？

在很多崇尚科學理論的人仕眼中，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其實這是片面之辭，只不過在中醫發展的歷史過程當中，中醫術的理論的發展跟不上在應用方面的步伐，所以到現時仍未有一套完整及令人信服的理論去透徹地解釋所有臨床經驗罷了。因此，我們認為單是針對中藥療效功用的研究是不全面的，理論與實踐的研究並駕齊驅才是保存這套中國傳統文化結晶的反應有態度。

身處香港的研究人員，有着有利的地理環境，如設備比內地較為完善，有先進的西方醫學知識，也有經驗豐富的中醫師，而且資金充裕（但用於研究的基金多為外國團體贊助），他們應負起推行中西醫結合的使命，使其發展成為一門融匯中西、無分國界的醫術；以及本着保存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對中醫術（包括實踐及理論）作全面的研究。但反觀現在的研究，只局限於兩所大學的個別講師及少數私人團體，臨床的研究仍未能積極推展。

雖則我們已肯定中醫藥的價值，但反觀現存的制度以及實際情況，推行管制及發展中醫藥方面亦有不可忽視的問題存在，如中醫之中良莠不齊，組織不夠緊密，中藥成本昂貴，以致研究有困難等等。而其中最具有決定性的莫過於政府在這方面推行不力逃避現實之故。如果政府這種觀望態度的話，相信在最近將來中醫在香港是不會有多大改變的。



賣花郎



五禽戲

是華陀發明的一種體育療法。華陀用「戶樞不蠹，流水不腐」這二句話來說明他的這種思想。五禽戲的體育運動就是摹仿虎、鹿、熊、猿、鳥五種禽獸運動姿態的體操練習，能令全身關節、脊背、腰部、四肢都得到鍛鍊，使全身機能達到全面發展。

望聞問切

中醫診斷疾病的方法，用「望聞問切」四字，是扁鵲開始的。所謂「望」，就是看病人的神情、氣色、肌膚的色澤；「聞」就是聽病人口腔鼻腔的聲息，言語呼吸的音律，以及胸腔腹腔的聲響；「問」就是病者的自訴情況；「切」就是診脈。

有關葫蘆

八仙之中，呂純陽掌理醫藥事務，他隨身帶藥，貯藏在葫蘆中，因此葫蘆便成為醫藥的標記。

中醫與宗教

佛教：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對中醫一直起着影響，後中印交通日頻，很多印度藥物都運進中國應用，如乳香、檀香、沒藥、沉香等。又佛教有「藥師佛」，民間認作掌管疾病健康。佛教有五明，凡是崇佛的高僧，要「明醫方」，所以有好多高僧兼修醫學和治病，因此對中國醫學的研究，影響更大。

道教：道教崇奉老子，講求修道，導引，運氣等養生方法。秦漢時的方士，即是道教一流，對內經的編著有很大影響。西晉南北朝的道教信徒，深通醫術的人很多，如殷仲堪、葛洪、陶弘景等都是道教中的學者。

針灸治病

扁鵲針救魏國太子

史記本傳記載云：扁鵲路過魏國，見宮外眾人忙着祭神，道宮中太子突然昏迷。扁鵲問明病況，認為還有生存的可能。國君仰鵲醫道高明，把鵲接了進去。扁鵲仔細觀察，發現太子還微有呼吸，兩腿內側還沒有全冷，因而斷定太子不是真死，只是得了「尸厥症」，失去知覺形狀如死，認為還有希望，於是在太子的頭部、胸部和四肢下了幾針，過了一會，太子果然醒了過來。扁鵲用溫暖的灸法，又以湯藥給太子喝。慢慢地太子就坐起來了。

經穴銅人

宋人王惟一於天聖五年鑄造銅人兩座，一已失散，一座清時存北京太醫院，於庚子八國聯軍時，被日本軍人擄去，今存日本東京上野國立博物館。

課程論壇

—CRC

鄧遠懷

功課、書本、測驗、考試，這些都是醫學生談話的熱門內容。無論在飯堂裏，在三號巴士上，轉堂的時候，都可以聽到同學以此作為話題，侃侃而談。有的時候是介紹自己讀書的心得，互相交流經驗；但很大部分是訴說對課程安排、老師教學方法、教學態度和過份功課壓力的不滿。對於現時的課程，同學是有很多牢騷，也有很多意見。

可是在不滿之餘，我們卻很少考慮可以循什麼途徑去表達我們的意見，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課程中不合理的地方。或許中學時代所接受的教育對我們的影響實在太大。

校長、老師是權威的化身；學生與校方是服從的關係，授課的形式是叫學生去記和受，而並不是去發問。

在學院內，並非所有學系都是那樣重視同學的意見。他們對同學的能力估計不足。過份強調個別班級在透視、分析整個課程的局限性。

所以雖有師生諮詢委員會的設立，但往往只成為解釋現存情況，而非一個落實解決現存問題的場合。這些原因令到同學與老師，同學與學系之間缺乏了主動交流意見，活躍討論的氣氛；使同學未能對課程的改革作出他們應有的貢獻。

同學是課程的直接受益者（受害者？），他們的感受是最真實的，他們的意見是應該受到院方的重視。在去年開始，醫學會評議會成立課程檢討專責小組，負責搜集同學的意見，研究現存的問題，提議改善的方法。成立專責小組的意義可以歸納為三點：

（一）集思廣益，比較全面分析現存的問題，克服每一年級對課程了解認識的片面性。

（二）專人負責，成果質量有所保

證，並且節省人力物力。

（三）向院方表示同學對檢討課程的決心和能力，爭取院方對同學意見的重視。這是一個政治上的表態。

專責小組的目標可以分長遠和短期兩方面。長遠來說：希望每年檢討課程的一部分，將成果積累下來，待到院方在八二班畢業後進行的全面檢討提供同學方面的資料和建議。在短期方面，針對現存課程不完善之處，謀求一些局部的改善。今年專責小組有三個具體的目標：

（一）三年級的綜合課程；

（二）臨床前個別學科的研究，包括教學內容，教學方法；

（三）現時課程的時間分配和考試。此外還會成立一個資料系統，收集每班師生諮詢委員會每次會議的內容，作為日後的參考。

檢討課程會通過三個形式進行。

●通過座談會形式，搜集同學意見，並引起同學關注這個問題，廣泛討論，可以令同學對現時課程有更深入了解。

●走訪老師、教授，聆聽他們的意見，有助於我們掌握多方面的觀點，全面分析問題。

●啟思所辦的課程論壇相信會對整個工作有很大幫助。

●以研究組形式深入探討現存的問題，提議改善的方法。

●以問卷形式的調查。

課程檢討是有關大家切身利益的問題。沒有你們的支持，專責小組的工作要取得成果是不可能的。希望同學們能夠通過出席座談會，問卷式投稿啟思等形式表達你們對課程的意見，積極投入課程檢討的工作。

聰明狗—聯想

聰明狗

這幾天年假無聊起來，偶而童心一動，獨個兒跑去看「聰明狗走天涯」（Snoopy, Come Home）。原本去看的時候倒沒有抱着什麼期望，祇當是一部普通的卡通片，頂多是想輕鬆個把小時罷了。料不到從戲院出來時，自己竟是淚痕滿面，惹來別人不少好奇的目光。好感動，真的是好感動！戲中士路比和查理、布朗等人之間那種深摯的友情真教我不能自己的直淌眼淚。

故事大致是說士路比因為接到它以前的主人蘭拉病中想念它的信，想到故主多情，而現在的主人和朋友對它卻時有齟齬，故而毅然帶着它的死黨小鳥胡士托，歷盡迢迢遠路，去探望蘭拉的病。而查理、布朗一班人卻因士路比遠去而發覺他們和士路比之間的友情其實十分可貴，他們更想起平日對士路比諸多不滿，經常發生磨擦，心中感到惴惴不安，以為是自已把士路比逼走而懊悔不已。

後來蘭拉病好了，她又哀求士路比再回到她身邊去，於是士路比一方面又依戀着蘭拉，一方面又覺得很懷念和查理、布朗一大羣朋友生活的日子，因而感到無所適從。對兩份深厚的友情是如何的去作出選擇呢？於是它心中便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戰——最後，它終是不忍見蘭拉淚眼滄茫而決定重回故主的身邊。

於是士路比便先回家向查理、布朗等告別，然後打點一切，準備搬到蘭拉的新屋去了。這時查理、布朗一班人也已經查探出蘭拉乃是士路比的主，為了使蘭拉和士路比能夠快樂，他們甘願犧牲自己的快樂，忍痛的與士路比依依告別。而士路比想起往日與他們共同分享的種種歡笑憂苦，以至日常一丁一點的瑣事，都是如此刻骨銘心，實在又是難捨難離。試想想，大家日夕相對而積聚起來的感情豈是一瞬間可以磨滅的呢？

望着士路比孤單的身影慢慢遠去，查理、布朗一班朋友都是滿腔愁緒，往日種種，一幕一幕的湧現眼前，慨歎萬

聲，獨是故人已不在。難道彼此深摯的友情就此烟消霧散嗎？過往付出這麼的愛與關懷換來的就是這一刻的傷心絕望嗎？果真如此，倒是「有情不若無情」了。



正當他們悶悶不樂之際，忽然又見到士路比重新回到他們的身邊。他們那種欣喜雀躍，那種失而復得的心情簡直是不可言傳的。他們歌唱，他們跳舞，為的祇是因為他們又找到他們失去了一份友情、為的祇是一位離別了的朋友又回到他們中間來——這份對友情的純真和懇切，不是美麗得很嗎？

士路比、查理、布朗以及他們的一大羣朋友：他們沒有一個是被描繪成「完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和喜惡，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任何一個人都能指出他們每個人的毛病，而他們亦有令人佩服的地方。惟其如此，我們才覺得他們可愛，我們才覺得他們真實，彷彿就生活在你我中間，從他們的一言一行，往往可以見着我們自己的面龐。

我們不是跟士路比和查理、布朗等一般，經常的互相猜忌，互相嘲弄嗎？我們和一班朋友在一起的時候，許多時都會不自覺的忘記了對方是一個有自尊心的人，我們嘲弄別人，取笑別人，在不知不覺中我們竟然在傷害着別人！也許我們不會注意到，甚至被嘲弄的人也不會注意到，但實際上這種舉動是對對方大大的不敬，難道大家是好朋友就可以隨便的去用言語去打擊對方了嗎？

我們往往沒好好的去珍惜彼此間的友情，也許我們已經習慣了對方的存在，我們覺得大家熟絡得不再需要互相關懷，互相尊重，我們會因為自己的不高興而向我們的朋友大吐苦水，甚至把一腔憤慨發洩在他身上。



也許有一天當我們的好朋友離開了，又或許當日的好友今日已成陌路人，我們會突然的醒覺，領會到昔日友情的可貴。我們能否學查理、布朗呼喚一聲「回家罷，士路比！」而重新找回往日的友情呢？

德國醫科學生短訪

啟思記者

一羣從數千里外而來的醫科學生，於二月十三日，帶着難以形容的期待，興奮的心情踏足這花花綠綠，人烟稠密的香港，而且於第二天一早，便起程離開這裏。往探這個已有數千年醫學歷史的古國，學習學習中醫的奧秘和玄妙之處，並嘗試使從中「偷師偷術」，好讓中西醫術的融合，能更早日地實現。

該團的醫科生大部分是最後一年，他們已考完筆試，而尚差臨牀一關，要回德國後兩個月才考，此外，團裏有社會工作者，社會學家，教授，中學生，醫生各一。他們大部分來自法蘭克福，但也有奧地利人。

因英文只是他們的第二語言，故說來不甚流利；手勢，普通話，英文都是

交談的好工具。唯席上缺酒，好些德國人客都因飛機勞頓而無酒提神，而顯得頗疲勞，尤其是中國菜上得極慢，吃飯時他們的面部表情真有點像在活受罪呢！

飯後，團長和另外兩人（都是最後一年的準醫生）和我們談了好一會，給我們提供了一點非常可貴的資料。

在他們上病房的兩年經驗中，最受他們注意的是醫生與病人的關係。在他們的醫院中，醫療科技的進步，已令到大部份的代驗檢查自動化。病人入院前通常都例行地做一次「全餐」化驗，以至許多病人不勝其煩。對醫生來說，只有部份對診斷是有必需的，很多化驗設

備可能是廠家用以謀利的器械。况且，由於治療的科技追不上診斷的科技，以致很多已斷的病症卻不能醫治。徒有價值連城的器具，細微的化驗，對病人的貢獻卻不大，反對病人產生不便，使他們的負擔增加。

此外，醫生為免機器發生故障時束手無策，機器的「健康」，亦成為醫生所要關注及認識的「病人」呢！

德國人尚有一種趨勢，傳統的醫生，已日漸受到重視，醫院裏的機器，加上冷酷的氣氛，使愈來愈多的病人，去找尋傳統醫生的細心的診斷及治療。

最後，我察覺到，他們都有一種很令人佩服的熱誠，理想和志向，並對社會的問題也很關心。

七十年代崛起的青年文化

THE WOODSTOCK

紫沙

滾石與 Flower Power：
嬉皮文化

「滾石是一隊集邪門、暴力、激烈、叛逆、醜惡、散漫於一身毫無雅緻的樂隊。」

——洛杉磯時報（七一年五月）

（“The Stones are perverted, outrageous, violent, repulsive, ugly, tasteless, incoherent. A tavestry. That's what's good about them.”
——Los Angeles Times, May'71）

如果在六四、六五年與滾石樂隊站在一起，披頭四就好比四隻被人寵愛的小貓。滾石不但在外形方面被衛道之士大為批評，他們的音樂路線更被形容為吵耳及不知所謂。對於這羣「食古不化」的人，Mick Jagger 曾經說過：

「我們知道很多人都憎恨我們，因為他們說我們是喜歡混亂與猥褻，那又怎樣？他們大可不理會我們。」

（“We know a lot of people don't like us because they say we're scuffy and don't wash. So what! They don't have to come and look at us, do they?”）

滾石不僅代表反叛、反傳統，更以身試法，以我行我素姿態出現，但隱藏在他們的生活後面卻存在一種很多人直至今天都看不到的憤重：“It's alright letting yourself go, as long as you can Pet yourself back.”（Mick Jagger 在一音樂會裏的說話）

六〇年代的中期，Stones 在美國的受落忽然激起一種與早期披頭四所引起的「小兒科」（Teenybopper）或「香口膠」（bubble gum）聽眾截然不同的 Sub-Culture。在此之前，美國曾有記載過聯擊結隊的長髮青年不牟利地替社會工作。但在滾石放蕩的歌曲及台風（Stones 被禁的歌曲多至不可勝數，都是纏繞着性與毒品如 Little Red Roster, Star Star 之類）影響下，這種風氣漸由 Flower Child 的追求和平、完善境界加上了一點點的放蕩不羈而轉變成嬉皮（Hippies）文化。這亦刻劃着

Flower Power 音樂被整天與吸毒及做愛離不開關係的 Acid Rock 所漸漸代替。胡士托音樂會就恰巧在這段過渡時期舉行，形成兩種音樂的代表者都有出席（Jefferson Airplane 與 Janis Joplin；後來 Airplane 也成了 Acid Rock 的一份子，但當他們改名 Starship 後漸變化成今日的一隊重型搖滾樂隊；Janis Joplin 卻在七一年被發現因服用過量海洛英而倒斃在酒店內。）

「春光乍洩」的影響

在六七年，電影「春光乍洩」的導演為求迫真創作出全世界第一部有「毛鏡」出現於銀幕電影。片中男主角（大衛漢明斯）是一名攝影師，他在戲中經歷吸毒、性舞會狂歡、擠身名流、與小人聯羣及各種遭遇，但始終不能打破他一直不瞭解的失落。可是到後來，在一次偶然的散步，他幻想出來一場沒有波的網球賽卻顯示出他對一個無拘無束（一種他無法達到的境界）、敢作敢為的自我的嚮往。

同樣地，胡士托也帶出一個訊息，提醒青年人要發掘出自我精神（Teach your Children），認為應該做就做，不必對後果斤斤計較（By the time I get to woodstock），正如武俠小說作家古龍所寫的「有所必為、有所不為」的英雄主義。

Jimi Hendrix：
反傳統概念

Jimi Hendrix 不僅是一代結他鬼才，亦可以說是唯一的一個最不被視為「黑人」的黑人，他更是胡士托音樂會裏最露鋒芒的表演者。當天揭幕儀式的伴樂就是 Hendrix 的 Star-Spangled Banner（顧名思義，是一首禁曲）將美國國歌重新編排，祇用電結他彈出（利用 Hand Vibrato 將 Feedback 加以變化）。Hendrix 就是這樣的一個絕然反對保守的人：

White-collared conservatives
flashing down the streets
Pointing their plastic fingers at me
They hope that my kind would
soon drop and die
But I'm gonna have my freak
flag waved high
Wave on, Wave on.

無可否認，Hendrix 由 Bob Dylan 的歌曲所感受到的激烈政治及人生失落觀念導致他發生不久產生情緒不穩定及一種對死亡的渴望（與 Hendrix 的情況差不多的 Don McLean 就曾住進精神病院）。在他生前的電視訪問中，他曾毫無退制地加插一些「四字母」在他的談論，令當時的訪問員狼狽萬分，正如他在第一次出現電視鏡頭時表示他並不準備接受機械式的訪問。

然而，整個拍攝胡士托音樂節的影片都是圍繞着一個保守主義；曾有影評把它形容為「一大羣雙長過肩的男女青年在觀看另一小撮的長髮怪物所發出的

披頭四：反叛意識

雖然在五十年代，Duane Eddy 與 Chuck Berry 等人曾努力替電主音結他開了先河，但無可否認，他們無法再進一步使之流行起來。終於，在六十年代早期，披頭四成功地帶來了電結他的新紀元（主音與低音；在錄音方面來說，低音電結他也是披頭四作為先鋒的）。在當時，很多傳統的音樂家都對由利物浦出身的四個窮小子走紅極為不滿，因他們四人都並非是在一些正式式的音樂學院所出身，而所懂的祇不過是自學的一點點（正如二三年前有人指出 Punk Rock 的音樂純粹是三個 Chords 演變出來的「無料」東西）。再者，更有令他們忍受不住的是 Paul McCartney 居然反古典式的用左手來撥（Pluck）低音絃。

在這情形下，披頭四就忽然之間變成了反潮流的形像，以致當時的青年人都發現了以反叛、獨立為建立自我。

六〇年代的末期，披頭四一連推出多套電影，其中尤以「胡椒伯伯」（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所表露的青年人心態最為大膽坦白。A Day in the Life 一曲就因影射大人物和上流社會人士的虛偽與醜惡而被英國政府下令電台禁播。至於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則在 Lennon 和 McCartney 極力否認歌詞與 LSD 有關才僥倖逃過。在 Help（披頭四另一套電影裏的主題曲）的曲詞裏他們卻表達出青年人对理想的動搖：

When I was younger, so much
younger than today, I never
needed anybody's help in any
way, But now these days are
gone I'm not so self-assured.....

七〇年代之前，個人主義漸現於樂隊中，但 Let it Be 的戶外演奏拍攝卻再次激發起露天音樂會與傳播訊息的密切關係。



一些使人作嘔的聲音。」當然，還有吸大麻，服海洛英及少女出浴的赤裸鏡頭更被「嚴肅」地抨擊；但 Woodstock 的電影依然創下了票房紀錄。

多元化的音樂會

音樂節裏紛紛出場的包括了很多不同類型的人物。Janis Joplin 大力宣傳她那帶着怨曲味道的 Acid Rock；Jefferson Airplane 獻出富有迷幻色彩的 San Francisco Sound；The Who 還是出售着狂野的台風。另外，Mountain 和 Ten Years After 大演結他技術；Santana 的 Soul Sacrifice 還向觀眾灌輸了一些奇異宗教概念；Peter Dinklage（珍芳達的哥哥）和 Crosby, Stills, Nash & Young 則是最接近觀眾的樂手。

通常來說，在這種露天音樂會當中（當年的人數大約是五十萬）爭吵與打架很容易爆發，如滾石樂隊同年十二月六日在 Altamont Raceway 舉行的音樂會裏就曾在混亂中被人用小刀刺死（現場為紀念那個音樂會拍攝的電影 Gimme Shelter 剛好攝入了整個慘劇的過程）；The Who 樂隊則在七九年底在美國辛辛納提（Cincinnati）的演出時引致十數樂迷死亡及多人受傷。但在胡士托這類事件卻從未發生過，這情形可能是因為反戰爭的 Flower Children 佔了觀眾的大部份。

“Nothing can really be better than waking up in the morning and everything is still the same as it was the day before. That's the best thing you can have in life.”

——Pete Townshend, The Who
(August, 1969 at Woodstock)



GENERATION

胡士托之後

在七一年，第一個響應Woodstock訊息的世界知名行動「救援孟加拉災民音樂會」(Concert for Bangladesh)在紐約的全世界最大規模室內表演場Madison Square Garden舉行，盛況更被拍成紀錄片。

另一方面，由於“Woodstock”和“Gimme Shelter”兩部影片哄動一時，片商紛紛再次着手於搖滾樂電影。七〇年，「萬世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被推出；片中的耶穌很明顯地被胡士托的一代受落：一個與傳統假道學牧師們(High Priests, Pharisees)鬥爭到底的人、一個愛好和平、反對殘酷戰爭及真心相信愛的人(當然還有一個長髮、不修邊幅的形象)。隨着，很多搖滾歌劇都一一接着被搬上銀幕。The Who的Pete Townshend在六八年所寫的「巨星湯美」(Tommy)亦在七十年代變成賣座電影；片中盲、聾、啞的湯美所忍受的痛苦(心理上)就如同披頭在“Help”所描述一樣不被人瞭解，到後來還是祇有靠他自己把重重圍困着他的牆打破而獲得自由解放一樣：I'm Free, Listening to You, See Me Feel me.

另一部六十年代改寫但在七十年代拍成電影的歌舞劇「毛髮」(Hair)可以算是將Woodstock精神續持下去。片中的Berger就是一個典型的Flower Child：對身外物存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態度，輕蔑上流社會人士(在亂鬧進一個名流所設的宴會中，稱呼一個盛裝管家為企鵝)，性的開放與及不滿戰爭。可是，這套影片也順帶描寫出Woodstock Generation與現實力圖掙扎下出現了疲態(Berger代朋友去越南打仗而戰死)。

被人搬上銀幕的「胡椒伯伯」(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雖然同是比知兄弟的傑作也一樣是慘淡收場。同年三月十八日在洛杉磯舉行的大型音樂會California Jam II同樣是樂壇精英雲集再也掀不起當年胡士托音樂節的高潮。

這時胡士托的一擊再不敢面對心理沖擊，如“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片裏的Jimmy Pege攀登上一座山峯後得見自己的老態而墮下至山腳，他們感覺到歲月不留人和時間逝去的無奈而投入享樂主義。再者，理想是很容易被物質浪潮所蓋沒。於是，Disco有了Fever，Woodstock也有了Epitap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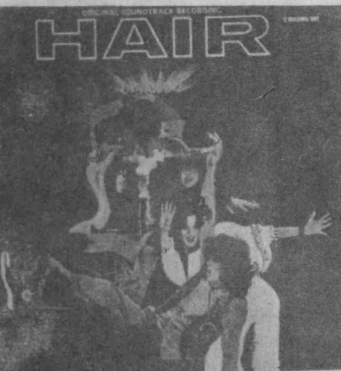
Punk Rock：變形的Woodstock Spirit

同一時間內，Punk Rock再度在歐洲及英國復興。他們基本上看來和胡士托所宣傳的意識沒有分別，同樣是反對保守與傳統。可是小心觀察之下，他們原是好鬥的一羣，並非愛好和平。為了將社會醜惡的一面揭露，他們喜愛作人身攻擊及挑戰，因此常被捲入政治及犯罪漩渦。「性手鎗」(Sex Pistols)的歌手Johnny Rotten就曾在他們其中一首被禁播歌曲內(God Save the Queen)侮辱英女皇是一個智力低能者；他的隊友Sid Vicious則在樂隊解散前被判謀殺女友罪名成立。可是，如同「性手鎗」一樣，Punk Rock來得快，去得也快，這大概是由於他們把反叛意識表現得太過火之故。(同期出現的樂隊自稱為Punk的大多數都祇是「跟風」而已。在Sex Pistols解散後，他們都紛紛恢復本來面目。)

八〇年代：Woodstock 再生？

七九年底，的士高開放走向下坡。世界各地的商人差不多已想盡方法來多次創新來吸引着油脂的一代，經已試過有獎跳舞比賽，滑冰的士高，宣傳跳油脂舞有助減肥等等，可是形勢上看來似乎已江郎才盡，而大量的Disco歌曲推出亦至到了飽和份量的地步。

在這時候，西岸(Flower Power的原產地)的一班樂隊及歌手舉行了一個「反核彈音樂會」(No Nukes: The Muse Concerts for a non-nuclear future)，出席者包括了四份三在胡士托表演過的Crosby, Stills, Nash & Young(C, S & N)，在FM出現過的Tom Petty等。另一方面，The Who拍的一部有迷幻年代的電影“Quadrophonia”在英美公映時，反應相當熱烈。一直沉默了很久的珍芳達再次活躍起來還參加了在本年(1980)二月初在洛杉磯舉行的，為柬埔寨難民籌款慈善音樂會，參加演出的居然包括了「油脂兄」John Travolta，盛況之空前就如九年前的「救援孟加拉災民音樂會」！這會是象徵第二次胡士托的來臨嗎？



油脂熱潮

七十年代中後期的搖滾樂電影例如“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77)，“FM”(78)，就更加反映出胡士托精神的衰落與及被的士高(Disco)音樂及意識所代替，這是由「週末狂熱」(Saturday Night Fever)(77)，“油脂”(Grease)(78)，“星期五熱潮”(Thank God it's Friday)等片的哄動和賣座所觀察得到。就算七八年再次

遊子、歸人、過客

林孤舟

歲尾轉冷，無意目睹慈母趕編寒衣，似在細訴你是遊子。

雖然離家別居，無疑是人生的一個站頭，但每逢週末返家，倍覺自己是個歸人。

會對某小姐傾慕之至，嘗獨四過其窗下，惟是樓頂倩影未嘗一現，我始終只是過客。

某日，特意回返母校，本意非為訪友，自因遊子歸心。雖然只會攻讀兩年，不竟她是心中唯一的母校。

「少小離家老大回」，當年雖然叱咤風雲，如今已是「兒童相見不相識」了。看見工人入房門的告示：「如非辦事，請勿內進」不禁啞然失笑。

會幾何時，晨早圖書館門外的等候者，也是傍晚最後離開的我，又再次立足於此。管理員正在微笑：「閣下是……」始終他腦海中並沒有我的影子。

鮑神父如刀似雪的笑容還是和以往

一樣；四目相交，我們默默無語；看見我胸前的領呔之後，他再裂咀而笑，我也裂咀一笑。「歡迎，歡迎。」校長語底間的陌生，開始令我心平服。

新的足球場和禮堂都已經落成了，但感覺上，母校還是依舊如昔；我又坐在九號位中。黑板還是沒有人清潔，來自操場的喧嘩聲還是清清楚楚地傳入耳中，一切依然，變了的只是我。

聖鮑斯高神像咀角的微笑，是慈愛的，也是冷漠的。昨日許下的諾言，今天還沒有實踐；今日之遊，明天也很難有再次。但覺自己不是歸人，不是遊子，只是名過客。

花開花落，每年九月，又有多少新面孔在操場出現，我不能永遠坐在九號位中。若要師長們緊記每一個學生、若是每位遊子都作歸人，那麼，一切的事情也要丟在一旁了。師長對個別學生的記憶，碰着遊子偶然的回歸，本是美滿不過，可惜我遇上鑲接上的錯誤。



Zinacef

a major advance in antibiotic therapy
—protects the beta-lactam ring from attack



Increased stability to β -lactamases
“Cefuroxime is a new cephalosporin antibiotic with a broader antibacterial spectrum than the existing cephalosporins. This is the result of an increased stability to degradation by β -lactamases from Gram negative bacilli. Eighty-nine patients with acute bacterial infections were treated with cefuroxime. Clinically and bacteriologically excellent results were achieved, 95% of the patients being cured or improved and 82% of the isolated pathogens being eliminated during cefuroxime treatment.”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1977, 70, (Suppl. 9), 29-32

Excellent renal tolerance
“In an intensive care unit, 25 patients with serious cardiorespiratory conditions, 9 of whom required assiste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ith a respirator were treated with cefuroxime for pulmonary infections (18) and septicemia (7). Five patients also had a concomitant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There were 13 good results in which symptoms subsided within 2 to 4 days, 10 fair results in which recovery was slower and 2 poor result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everity of the condition and age of these patients cefuroxime proved to be an effective antibiotic. Eight patients had been un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other antibiotics. No changes in renal function were observed.”
Ibid 86-89

Good clinical response
“Fourteen out of 18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infections of th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and urinary tract were cured with cefuroxime therapy and the remaining 4 were improved. All the pathogens identified were eliminated during treatment. The majority of the patients were elderly and had chronic concurrent diseases for which they were receiving treatment. Cefuroxime was well tolerated and side effects were negligible.”
Ibid 95-100

Safe use in neonates
“Cefuroxime in a high i.v. dose is well tolerated in the neonate even when normal doses of aminoglycosides are given concurrently.”
Ibid 183-185

Glaxo Zinacef is a trade mark
Zinacef cefuroxime
a new cephalosporin with greatly enhanced stability to bacterial β -lactamases

SCIENCE FICTION

— By Retcher —

Science fiction has for many years exercised the ingenuity of creative writers, artists and film makers. With the increasing knowledge of science nowadays, readers of science fiction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ceptical of the ideas conveyed in the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no longer becomes a product of purely imaginative altitude. It taxes on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logical reasoning of the writer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in the future, all writers of science fiction are in fact, scientists. Works of some writers like *The Country Of The Blind* by H.G. Wells which was once regarded as science fiction is no longer being accepted and is now best considered as a literary piece of writing with some imaginative spirit only.

Because of the growing interest in science fiction, each definition for science fiction is accepted by only a few, and it is by no means clear what exactly science fiction is. The definition quoted by Kingsley Amis in *New Maps Of Hell* is the one which I find most appropriate:

"Science fiction is that class of prose narrative treating of a situation that could not arise in the world we know, but which is hypothesized on the basis of some innovation in science or technology, or pseudo-technology, whether human or extra-terrestrial in origin."

A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science is important to a writer of science fiction, for it is only on this basis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 that distinguish science fiction from other kinds of fantasy, such as the traditional fairy tales and weird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inspires its readers a "sense of reality" in addition to the "sense of wonder". That sense of reality comes from the already established laws and theories of science which are absent in all other kinds of fantasy.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 SCIENTISTS

When Albert Einstein first published his theories, these were not accepted by many other scientists, and they regarded his theories as some kind of fantasy; and that is science fiction. It is only when his works are proved that the words "science fiction" are changed to "theories". Therefore, accurate and logical predictions based o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already established laws and theories are in fact science fiction before they are proved, so that we can consider those laboratory workers who are eager to expand the boundaries of science, and producing lots of research papers, as writers of science fiction. When these papers are proved by experiments or otherwise, these people are accepted as true scientists.

In fact, we can see little differences between research workers and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Both require careful attention to facts, detail observations and bold speculations. That science fiction is often possible can be reflected by works of its many writers, one of which is Hugo Gernsback, who is remarkable for the large number of technological prophecies he made, most of which has come true: weather control, plastics, liquid fertilizers, solar energy, tape recorders, television and a good many more.

Modern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capture the essenc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s optimistic spirits, its belief in the bright new vistas open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s desire to open up a world of wonder and to encounter new experiences; and it proved that science is the only proper material for fiction.

The following are examples of some works of science fiction.

The Deep Sea Adventure:

One of the greatest works of science fiction was probably the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by Jules Verne, the French father of science fiction and also the greatest fictional cartograph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is novel, the mysterious captain of the underwater dreadnought, the Nautilus, captain Nemo (nobody), one of the most enigmatic figures of science fiction, called himself "I am the Law, I am the Justice". Captain Nemo sailed the Nautilus in the depths of the seas, cross a natural tunnel in the isthmus of Suez (of course,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ez Canal), reach the South Pole under the ice-covered sea, engaged in a dreadful battle with a giant octopus and finally returned to land.

Many events of this journey were produced on television screen and this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contributed at least some part of the interest of film makers of deep sea adventures.

Space Travel; The Moon:

The moon has always held attraction, not only for lunatics, but also for many scientists and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Numerous voyages to the moon has been given by people like Kepler (1571-1630), and Jules Verne.

In the science fiction "Somnium" written by the great astronomer Kepler, he employed a supernatural explanation for the journey to the moon. The hero of the fiction Duracotus was transported to the moon by a daemon or lunar spirit. According to Kepler, the moon was a night-mare world, with lunar night and day each equivalent to 15 days on earth. The native monsters of the moon hid themselves in the "sublunar" caves at night because of the freezingly cold atmosphere. However, at day, the moon was hot and arid.

Jules Verne, however, proposed a 900 feet long space gun which was drilled vertically to the soil. A 400,000 pound guncotton was then ignited to drive a conical projectile into space. Although this becomes impossible from the present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Jules Verne's novel "From Earth To Moon" published in 1856 did contain some descriptions that amazingly parallel twentieth century actual moon flights. Like the Apollo flights of the Americans, Jules Verne's moon travellers took off from Florida, and like the real astronauts they landed on the Ocean.

Back To The Past; The Lost World:

Besides being the writer of the series of detective stories of Sherlock Holmes, Sir Arthur Conan Doyle in *The Lost World* imagined an area at a hidden corner of the earth where evolution had come to a standstill and all the flora and fauna of the past flourished. With a vast knowledge of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n hand, Sir Arthur Conan Doyle was able to set forth his ideas which firmly gripped the interest of its readers. Although many of his imaginations seem 'nonsense' to the biologists of modern days, *The Lost World* nevertheless was a successful attempt of a science fiction writer.

SCIENCE FICTION — A GLIMPSE OF ITS DEVELOPMENT

Early science fiction was the fairy tale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scientific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these fairy tales came to the mind of the authors mainly by pure imagination. As science made more and more discoveries, there came to a sta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re it is difficult to tell what is pure science fiction, for these works consisted of a mixture of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which were based on both science and non-science sources. Nevertheless, these works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fore-runners of modern science fiction.

The first work of science fiction that is generally accepted as a pure form of science fiction was the "Amazing Stories" by Hugo Gernsback, first published in April 1926. The "Amazing Stories" is accepted as pure science fiction not because of its immediate literary effect, but because of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acceptance of science fiction after its first publication. Before then, the works of science fiction only appeared in the form of isolated pieces of writings, and even the words "science fiction" were new to many. From then onwards, the "Amazing Stories" marked a turning point and a new era of science fiction. The words "science fiction" became accepted and praised by a readership interested in imaginations, speculations and science. A portion of the public, however, was skeptical about science fiction, and regarded it as some form of literature that has deviated from the norm, and has led its readers to a world of fantasy. But all these criticisms were shattered when more and more discoveries in science were made, and there was a corresponding increase in the belief that science would one day dominate the thoughts of most people. Many science fictions that were once "fictions" became reality several years later.

The Experimenter Publishing Company of Hugo Gernsback which published the "Amazing Stories" was forced into bankruptcy due to some legal anomaly in 1929. But Hugo started a number of magazines afterwards, namely, "Science Wonder Stories", "Air Wonder Stories", "Scientific Detective Monthly" and "Science Wonder Quarterly." All these publications made Hugo being considered as the father of science fiction.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there has been growing interest in that elusive sphere of science fiction especially in the academic field. The periodical "Extrapolation" published by Wooster College in Ohio since 1959, the "Foundation" journal published by North-East London Polytechnic since 1972 and the recently published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by Indiana State University are examples of this.

Also, regular meetings and conferences are conducted. In 1958,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scheduled its first conference on science fiction. A 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was founded in 1969. There are also various lines of development of science fic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cluding both the socialist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 It is therefore predicted that the boom of science fiction would continue to flourish in the future.



Hou 記手筆之

「七月」你我

面對着驚心動魄的畢業試，人生的唯一目標便是「過」，那怕過了之後是什麼煉獄。沒有人會恐懼工作辛苦，每個人都願意捱，只要能順利過關！雖然誰都知道實習醫生生涯不好過，但又有誰希望繼續受考試的煎熬呢？

戰戰兢兢的來到病房，一張張陌生的面孔，注視這個身穿白袍，帶着滿臉稚氣的新Houseman，沒有熱情的歡迎，也沒有敵意的目光，新實習醫生的到來，對他們來說是那麼自然的一件事，對一個埋在書堆二十年，剛從圖書館監獄釋放出來的我，便是非常不同凡响的一件事了。

身上掛着傳呼機，從早到晚都希望它會發出聲響，新鮮事物嘛。可惜，新鮮感，優越感等等很快便被討厭取代，不用太長的時間，已經知道它才是勞役我們的最好幫手，多少個好夢正甜的晚上，都被它吵着嚷着爬起來，成為多少個不眠的夜晚。期望着它不會做聲，等待着擺脫它的時候。五時啦，趕快跑到接線室扔掉了「小貓」，舒一口氣，現在是暫時的自由身了。

「醫生，13號床的呼吸很急速。」
「哦……好……，我來看看他。」
放下電話，內心在盤算着怎樣處理。翻着書本，又不得要領，啞老師不懂變通；總是答非所問。呼吸急速，究竟怎麼辦？硬着頭皮走到病房，面對着病人及姑娘，不好搔頭皮，又不能坐視不



理，胡亂地寫下幾行字，又重新要對着同一問題，「怎麼辦？」

「姑娘，應該怎麼辦？」

她明白地微笑着：

「找你的大佬吧！」

對！找師兄，我不是孤軍作戰，還有經驗豐富的M.O. 當值呀，為什麼總是想不起來。

最初的數個星期，整天在病房團團轉，病症啦，抽血啦，還要填上大堆表格，抄抄寫寫的，還有依利沙白的特點，Houseman兼做送血樣本，抄報告等等。……工作好像永遠沒個完，二十四小時一天，看來還是短了點。

「姑娘，針筒在那裏？」

「姑娘，Specimen Bottle 在那裏？」

「姑娘，驗小便要填那種表格？」

「姑娘，化驗室幾多號內線？」

「姑娘，洗手間在那裏！」

……

……

像一個鄉下佬出城，凡事好發問之外，還加多一點愚昧無知，我想，自己一定很令人討厭。

什麼是

Assistant Intern?!

啟思記者

在七六年的一份課程檢討報告書中，曾提出數項有關如何增加醫學生的臨牀經驗的建議。最近實行的 Assistant Intern(A.I.) 便是其中之一。

凡是正在四五年級專科臨床學期(Specialty Clerk)的同學均可報名參加，而各醫院將會把實習醫生十二天假期中騰出的空缺日期張貼在醫學院辦事處列供同學申請(每個同學最多只可在一年中做廿四天)，經由該專科及有空缺的單位主管批准便可。而選取辦法，則每個專科不同，由主管決定，有些是先到先得，有些是擇優取錄。

每個A.I. 將會直接受住院醫生指導下工作，除了無權使用危險藥物，及未經住院醫生批准，不能濫用藥物，及治療方法等，大致上與實習醫生工作不相上下。

每個A.I. 除得少量生活津貼(約實習醫生的一半薪金)，可有免費宿住。

由於此項計劃在試行階段，啟思記者就此事據一位曾經在寶育醫院當A.I. 的林同學談談她對A.I. 工作的一些感受。

據林同學指出在 Obstetrics Specialty, 初時沒有同學申請，有些害怕自己能力有所不逮，危害病人安全，或怕

會「影壞相」。她則經導師一再鼓勵後，終於戰戰兢兢地去申請。

為了更加熟悉實習醫生的工作，她會隨實習醫生「偷師」了一個星期，才正式上任。

在初時，難免手忙腳亂，問病歷，做檢查都是自己最先做，不能像以前的看牌板。每次都要左思右想，至於一些簡單操作如打 Drip, 抽血並不困難，學三兩次便會。較困難是用藥，因很多時在醫院用的是 Trade Name, 藥的份量也是因人不同的。幸好病房的醫生都十分友善，所以工作得很愉快，有任何困難可隨時當值醫生，出錯機會很少。

最後她覺得最少化了六天的工作日子才適應了工作環境，但做了十二日便要離開，實有點可惜，這樣的工作使她對這產科的興趣增加不少，而最大的得益不是在知識上，而是親身經歷過當醫生的苦與樂。

但據另一位在「伊醫」當A.I. 的同學則表示辛苦得不能忍受，整天都是在病房抽血，寫報告便忙過不了，學習的時間很少。

編者按：這項計劃現仍屬試行階段，如同學有任何建議或感受，可提出共同討論，相信會對以後的改善有所幫助。

社訪

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骨科醫院及康復院

啟思記者

這間專為兒童而設的醫院，位於大口環(Sandy Bay)，四週之環境極為寧靜和幽美，正適合在這裏療養中的兒童。

這間醫院早於一九五六年建成，初時命名為兒童康復中心；一九六八年，這間醫院擴充，建了多座大廈，並多設了病房，物理治療部、職業治療部，手術室，X光室和實驗室，以及門診部等。為更多有需要的兒童服務。

全院共有二百張病床(通常有八至九成滿)，駐院醫生(專科)共六個(包括院長在內)，每半年更有兩位從世界各地來港進修的醫生；並有其他專科醫生義務替有需要的病人診治，如眼、牙和兒科等。全院約有護士四十個，物理治療部人員四個，職業治療員二個。

入院的人數是有季節性的，每逢聖誕假及暑假時，醫院是人山人海；至農曆年及返學時間時便水靜河飛，這是為了避免影響兒童上學的時間，所以病人多於假期入院，長期治療者可在院內上課，有專責老師教導(由紅十字會派來

的)，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

這兒的病房是L形，一邊男的，另一邊是女的，俗稱仔 Ward。病床的形式是依各種不同病症來決定的，如幼童的病床四週有鐵欄，脊骨有病的病床是窄一點的。這裏的病人多數在十八歲以下，病人多數經過門診部介紹入院的，也有由其他醫院轉來的(如台灣，澳門及越南等)。

手術室

醫院的手術室是專為二十一歲以下的病人而設的，內有先進及新式的手術儀器，最多利用手術矯正的病便是脊骨畸形。這裏還有專為手術後需要特別照顧的病人而設的 Post-operation Treatment Room。需要做手術整形的病人，皆要拍照片，幻燈片或活動電影等，以便觀察手術前後的情況。

物理治療部

部內設有各類儀器及器具，以不用手術來矯正病症。除了機械輔助外，還

有水療，電療和超音波(ultrasound)療法。但因超音波療法對兒童發育有影響，故較少使用。這部門的地方實在太小，極需要擴充。

職業治療部

「職業治療」是專門訓練康復了的病人來適應他們將來的工作和本身的起居飲食等。這個部門設置了不少各式各樣的輔助器具，如有些幫助腳部有缺憾的病人站立和坐下，有些幫助手部有缺憾的人來拿各種不同形狀的東西，還有很多特別設計的廚具，來訓練他們的煮食，以適應本身或工作上的需要。通常，在職業治療部內還有幾個社會工作者。他們的工作，是要了解病人家庭環境，以便對病人心理上有所幫助。還有他們還要觀察病人有無需要特別輔助器具，如需要的話，他們還要考慮個別的家庭環境來設計所需的器具；除此之外，有時病人的治療是可以在家中進行的，所以，他們極需要病人家庭的幫助。這樣病人才可以得到心理和生理上的完整

治療。

骨科輔助器具部門

這個部門是專門負責製造腳架，鞋和修理輪椅等輔助器具。製造器具的費用，由病人支付，這些費用是用以購買原料，他們絕不收取任何額外費用。如病人有需要的話，還可向社會福利署申請援助。一副腳架(caliper)的價錢約為三百多元。這些腳架因各人的腳長短不同，所以「用完就掉」，不能轉讓。

此外，院內還有很多空地和遊戲場所，供給這些兒童耍樂，務求達到身心的治療。

所有的治療和照料，包括醫院，康復院和門診部在內，都是免費的。而每年全院的經費大約是港幣三百萬元。大約一半的經費是由政府資助，其餘的一半是有待社會上的熱心人士捐助或賣旗籌款。

也來總結三年來的學運實踐

石天

在上一期(第一期)的啓思中,刊登了上屆學生會會長文海亮的一篇長文「低潮中的徘徊——踏入八十年代的香港學生運動(上)」, (以下簡稱「低」文)。筆者在再上一期亦曾撰文「一點學運的歷史」論述七六年以前的學運發展,因此對「低」文所論述的時期:七六年後的時期未有所觸及。其實,筆者個人實際主要還是在七六年之後,再看了文同學的文章後,更有興趣和他討論好幾個問題。看來「低」文還有下集,筆者估計可能是對八十年代的一些前瞻,但是,筆者急不及待,想先在此期表示個人對過去三年來學運實踐的一些看法。關於全面評述學運和前瞻八十年代,筆者亦已有一份文件交上第二十二屆(即今屆)學聯周年大會,並投稿學苑,同學們如有興趣,亦可作參考。

對近三年來學運的實踐,筆者沒有完整看法,所以往下只會就幾個問題專題討論。

一些事實的質疑

在未進入問題討論前,想就「低」文內一些基本情况質疑。

第一點是:「低」文把七六年後的學運劃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中,「低」文一開始便說「七七年上半年大專界異常平靜。國粹派經過四人幫事件後思想陷入大混亂;另一方面,國粹派的反對派,有人稱之為「自由派民主」已經蛻變為學運的「反動力量」。問題是:「自由民主派」一直是學運的反動力量還是到了四人幫事件後才開始蛻變?這個問題與筆者往後再討論關於國粹派在七六年後學運的角色時是有關係的。無可否認,國粹派在七六年前犯了極嚴重的錯誤,而「自由民主派」是站在真對立面,但其反斥立場絕不能否定其一直以來排斥學運的立場。這點只需要翻閱由麥海華閣、區澤光閣直至盧漢耀閣的政綱便不難看得出,筆者不想再贅述。但文同學作為長期的學運參與者,對這點是不應不知的。

第二點是:文同學說在「當年(按:則指七七年)的大選,國粹派做了一件異常反動的事件,那就是把調子拉得很低,給新一輩同學一種錯覺學生會只是一個搞文康、辦福利的團體。」相信文同學是指當時的楊榮耀閣。當年與之競選的是楊威寧閣,文同學則是後者成員之一。事實上楊榮耀閣當年的政綱也用了不少篇幅闡述在「放認關爭」四個環節上的工作綱領,與楊威寧閣相若。若論口號,楊威寧閣當時所提出的也只不過是「辦好福利,推展文康,參與校政,體驗社會」,文康和福利也佔了一個極大的比重。如果這麼說,降低調子也不單是國粹派。

第三點是:「低」文在談到「金禧事件」時,說「在封校之前,學界的介入是屬局部的……而學聯及其他院校學生會均均噤若寒蟬」。首先是一些其他院校學生會在封校前也有組織慰問隊到主教門前探望金禧同學,而港大當時

公開上也只是做了這些。在封校前,其實沒有太多有利因素使金禧事件能發展成後期那樣洶湧澎湃的一個運動。事實上,政府封校這個錯着是金禧事件後期能發展成一個運動的重要條件。批評學聯在封校後退縮比封校前更有根據。文同學在這裏沒有具體描繪了客觀情況而下了一個結論!

關於劃分階段的問題

也不想糾纏太多同學們沒有親身參與的歷史事實。

文同學把七六年後的學運劃分為三個階段,而以金禧事件起至艇戶事件似乎成了中心階段。筆者對這種劃分方法實在不敢苟同。

個人認為:這三年來其實只是一個階段,是學運主流崩潰,各種有志之士紛紛摸索的一個整體時期。學運主流就是文內所談到的國粹派。這個崩潰,一方面是從理論上、從意識形態上;另一方面是從人事上。「低」文中提及七七年新的力量崛起,其實這股新的力量崛起,並沒有為學運指明出路,他們無非是在指出國粹派錯誤的基礎上去實踐、去嘗試,以求另謀出路。但三年來不見得有完整的經驗總結。所以,可以說在今天,國粹派的解體還在進行之中(雖然已近尾聲),而尋求學運新的出路和重建力量的努力也仍在進行之中。

事實上,筆者覺得「低」文這一個劃分階段的方法是有着一種指導思想的,就是把社會行動看成了這幾年實踐的中心。筆者同意:社會行動是這三年來摸索中重要的一部份,但同時也亦存在不少其他形式的實踐,無論是成功或者失敗。這包括了社會調查的實踐,認中上中國周第五屆用主題形式企圖突破,在教育政策問題上的探討等。從人事上說,兩大學生會中今年負責學生會的同學當年曾經投入社會行動所佔的比重也並不大。

不過,既然「低」文那麼注重社會行動,筆者也就想這方面實踐在這三年來的角色講點意見。

關於社會行動的作用

在上兩期筆者「一點學運歷史」的文章中,曾經談及了中國問題在七六年前學運的中心地位。這一方面固然是香港特殊政治地位所帶來的必然後果,亦是國粹派當年太過側重認中活動的不良後果。四人幫倒台後,一方面是國粹派的思想混亂,另一方面是國內政治狀況也進入混亂狀態,從文革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剝那間受到震動,關於中國問題的辯論一時間成為空白。那時糾纏的只不過是國粹派是否應該承認以前的錯誤,認中運動也陷入了低潮。

無疑,七四至七六年的學運因為環繞着中國問題而發展,是脫離了社會的,也使不少對社會關心的積極同學極為不滿。因此,社會行動的活躍可以說是對七六年以前過分集中於中國問題的一種反動,它未必是經過深思熟慮制定為學運的新方向,而只像經過禁錮多年的

思想找到了一個缺口而沖出來!所以,在金禧事件的大規模投入中,固然缺少了國粹派,而那些積極分子部份也有點「高燒」現象,對激進形式躍躍欲試,而不見得有詳細考慮過每個行動的意義。

從另一個角度看,社會問題重新被重視,是符合香港社會這幾年的發展規律。七十年代開始後,很多在香港土生土長,受教育的青年一代,都有從經濟或政治權力上重新分配的要求。校園外的社運在七六年前其實已開始活躍,不過當大多數人埋首於校園內的政治辯論時察覺不到吧了。到七七年,當政治辯論開始冷卻,更多的人把頭探出校園時,就受到「香港人要爭取自身利益」那一套意識形態影響,而積極地投入社會實際改革。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國粹派七六年後很長時間沒有積極投入,因為從意識形態上說,他們是排斥「香港人要爭取自身利益」那一套,而重視香港在中國政治和經濟需要上的角色。

可以說:社會行動打破了七七年開始的悶局,也為認中進入低潮填補了工作上的真空,更扭轉了幾年來脫離社會的錯誤傾向,因此在這三年的學運實際中基本上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角色。但到了後期,則七八年尾七九年初,學運的積極分子把學運的出路局限在社會行動上、或者如「低」文所說,是迷信社會行動。從某個意義上說,這是重蹈了國粹派昔日的覆轍。所以,曾經有一些極端時刻,就是把在社會行動上實踐較少的同學看低,甚而作為反動。這種以我劃線的作風再加上有些脫離社會實際的行動,使其喪失了七八年時的龐大羣眾基礎。

一九七九年社會行動的不足之處在艇戶事件中暴露無遺。這點「低」文也已有論述,但筆者認為關於社會行動的迷信不單在於其對香港社會剖析不深,更在於其未有面對中國問題。七十年代初期學運由社會矛盾開始,越趨向成熟就必需面對香港的前途、面對中國的影子。因此,社會行動是對學運出路的摸索的一種實踐,也提供了很多寶貴的經驗,但始終它未能面對中國問題。不少積極分子在投入社會行動後有強烈的無能感,因為他們不知道香港應往何處去。香港的前途問題最近在學界積極一羣重新出現正好反映了這個問題。可以說,七八年的社會行動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刺激學界,引動思考的任務,下一階段的社會行動應是更為帶綱領性、有長遠戰略的,而這短期內看來也不可能,因為要等到對香港前途有較清晰的理解。

關於國粹派的角色

其實,在目前這個時刻再談論派系並不是一件好事,但「低」文在七六年後的第一及第二階段既然仍那麼強調,筆者也與文同學探討一下國粹派這幾年的角色。

國粹派自七六年後一直都在解體之

中,現在已近尾聲,基本上校園內再沒有傳統的國粹派。在這個解體過程中,筆者覺得國粹派最大的錯誤是在於放棄自己在學運的作用,沒有及時地進行反省,因此當這個主流隊伍一下子離開學運時,任何其他力量都是難以代替其七六年前的角色的。可以說,這不是甚麼國粹派的「反動」綱領所做成,而是他們當中大部份人受到打擊而失意消沉的後果。當然,也有少數人仍然跟風地追隨中共在港的政策,忽視羣眾運動,但畢竟這些不是大多數。因此,國粹派在七六年後很多錯誤其實不是一個派別的錯誤,而是過往歷史錯誤在這個派別內分子身上的反映。

此外,「低」文內關於七七年大選對國粹派的批評,筆者是不同意的。反之,筆者認為國粹派關於當年學生會性質的總結是有積極意義的。七六年前學生會一直操縱在反對學運的力量(「低」文稱為「自由民主派」)手裏。同學對於學運的積極分子並不接受。國粹派在七七年重視學生會的不少基本功能如團結同學,爭取權益等,把學生會和學運嚴格地作為兩個概念來處理,而不是劃等號這些總結都是從三年來(七五至七七)學生會始終操縱在反對學運的人手裏的痛苦經驗總結出來的!

事實上,由於在七七年大選的失敗,國粹派這些對學生會性質的理解沒有在隨後的兩年中落實。兩年來,學生會的基本功能長期處於疲弱狀態,羣眾在基礎無法壯大,再這樣下去,學生會想作為帶領同學走學運道路的機關也不可能了,因為沒有同學走來給你帶引,因此開始有了覺得學生會這類架構再不能推動學運的思潮。實際的問題不是目前的時空不容許學生會這樣做,而是這兩年學生會的領導人未能正確地理解其性質,未能積聚羣眾,未能建立在同學心目中的形象,再加上七六年前連續三年遭受破壞而做成的虛弱,學生會到了今天確難以再發揮昔日領導學運的作用。文同學在「低」文中把國粹派在七七年「拉低調子」(筆者當然不同意這點,前面早已提及)的行為說成在新一輩同學中做成嚴重的後遺症,筆者的理解倒相反,正是因為當年對學生會正確概念不能重新建立起來,終於導致今日學運隊伍虛弱的狀態!

結語

無可否認,「低」文是近年來比較全面論述近三年實踐的一篇文章,是積極的嘗試,筆者在這裏也只能作出部份的回應。筆者希望,「低」文的下集能對前景提出一些看法。在此百花齊放的時刻,筆者願意加入,也希望其他人加入總結過去經驗,展示學運前途的討論!

路有凍死骨

——給那偉大的拓荒者。



當我們喝着熱奶茶談理想時候，或者在空氣調節的圖書館、溫暖的被窩，你會想到有人家住街頭，在凜烈的西風下祈待死亡。

浪客

一月卅日，兩名露宿者凍死西環街頭，其中一人是接受社會福利處照顧的。一時，引起了輿論界的關注。政府在輿論壓力下，亦只好做了一點表面功夫，如派毛毡，開放中心，給其居住。

兩個多星期的嚴寒，共有四人凍死街頭，他們的遭遇，也許能引起我們的同情。事實上，這正暴露了香港社會福利存在着極大的問題，他們實際上是不健全社會制度下的無辜犧牲品。

(一) 事實

- ▲全港共有露宿者約八百至一千人（據社會福利署統計結果只有五百至六百人，但在二月初送到露宿者身上的毛毡卻近一千張）。
- ▲超過一半的露宿者是有病的，（約百分之五十三），傷殘的也有部份之六，部份甚至失去工作能力。
- ▲六成以上的露宿者竟然超過六十歲，約四份之一超過七十。
- ▲一個在西區民政署露宿的九十歲老婦，身患重病而不知道有公共援助及老人津貼。
- ▲在這個寒冷的天氣，冰冷的世界，竟然還有人會為這班可憐、悲慘的人出聲、工作，但是這不是政府，也不是我們（也許露宿者與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二) 一個流浪者的申訴

張伯，在水街尾露宿，現年七十歲。以前單身住在舊樓，五年前因拆樓而需要露宿街頭，他有親戚在香港，但長貧難顧，而且他們家境也不好，所以不好意思同住。

「我在四九年來港，靠做散工、苦力為生，以前住在深水埗區，住床位也有二十多年歷史。六九年因工作關係，便搬到上環。後來，舊樓拆樓、改建，四十多人便一起被迫遷出，沒有賠償、恩卹。」

「當時，我當船塢剝漆散工，每月開工不足兩星期。由於收入不穩定，付不起租金，所以不敢租房同住。」

「老人院，很麻煩的，限制多，申請手續繁複，而且自己無錢，又怎會得到照顧服侍呢？」

「我曾經申請過公共援助，初時，得到一百八十多元，後來不知怎的，被扣去三十元。（可能由於張伯還能夠拾荒賺得幾十元吧）社會工作者？我和××很熟，他也曾經介紹我租一些床位，但百多元，吃也不夠，叫我怎樣？現在已和街口的兩個朋友一起申請廉租屋，但足足等了三年，還未有音訊。很不幸，上星期那麼凍，老陳比我先走一步了，申請得來也只是空歡喜一場。」

「看醫生？當然有啦。有一次，我還記得很清楚哩。我的手腳關節腫痛不能行動。幾個同伴（一同露宿的）帶我去着醫生，你道他們怎樣對我，他們說我們是癲君子，沒有病，不肯給我見醫生。」

「每到翻風落雨，我的骨便痛得要命，不說去聽錢，就是走也走不動。」

「社會福利署人員，對我們的態度可不好呢，每次都要看面色，很難受，所以很多同伴都不敢去社會福利署。不知怎的，附近的街坊，一些學生，對我們很好，冷了送被、衣服給我，又常來與我們交談，介紹其他人去申請公共援助。反而，那些應該照顧我們的人卻……。」

「入住九龍塘那間老人院，很難的，只有有錢佬才有機會住，最沒有理由的是只給講英文的外國人住，算了，誰怪自己生了黑頭髮、黑眼睛，那裏有那福份。」

(三) 偉大的露宿者（香港繁榮拓荒者）

大部份露宿在六十歲以上，七十歲的佔四份一，他們多數不在本港出生，但四九年前已在香港居住。單身獨居，無依無靠是他們的特點；經濟上的困難不斷折磨着他們，生活上的挫折，如失業、疾病、傷殘、遷拆、遭人白眼等，使他們心理大受打擊。他們不但嘗不到愉快和正常的羣體生活和人際關係，而且更抱有「過得一日得一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態，一般對自己的前途感到絕望、無奈。由於這樣，使他們不求振作，不求改善自己的環境，因而生活條件每况愈下，處境極之不利。

五十年代初期，當社會福利還是「珍品」的時候，露宿是常見的，現象。五八年，自從社會福利署成立以來，「露宿」這個問題還未能得到解決。現在的露宿者，大部份在街頭「定居」或流浪超過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上的也不少。他們的家是在騎樓底、樓梯底、地盤、公園涼亭，長椅，廁所橫巷小檔，貨車等，設備極之簡陋；只有木箱、紙盒、衣被等雜物，都被灰塵薰得烏黑且有異味，其中部份之二十甚至沒有擋風雨的設備。

他們多數都是靠做散工（如船塢剝漆、搬運、清潔、建築等）或者拾荒過活。年老或傷殘久病的，由於不能動彈，只能靠行乞或其他街坊及露宿者的照顧，瑟縮在凜烈的西北風下，等待風燭殘年的完結。

(四) 為什麼在繁榮的社會竟然有這兒的人在寒冷中備受煎熬？

年老、貧病、傷殘、衰老以至失去工作能力，在福利服務不完善的香港，的確威脅着一些人的死活。加上社會政策執行的漏洞（例如不合理的城市計劃和市區重建，勞工市場的放任政策等）更促使露宿者的出現。城市和家庭制度的變遷，更使問題趨於惡化。

露宿者與年老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年輕時，他們會為香港的繁榮而付出勞力。年紀高了，工作能力衰退，漸被自由放任的勞工市場淘汰，被社會忽略遺忘。得不到工作或社會福利的保障，唯有淪為露宿者，點綴一下這個所謂「繁華都市」。

疾病和傷殘，與衰老一樣，同樣也剝削一個人的勞動能力，導至失業以至經濟發生困難，因而不能負擔昂貴租金，被迫在街道上尋求居所。

其他如不合理的遷拆安置政策，昂貴的租金，令每無力租置新樓，只有加入露宿者的行列。

(五) 總結

露宿者的存在，是現存的社會制度和社會變遷的產品，有着其深遠歷史因素，更顯示出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是互相影響的。在缺乏勞工職業保障下，一些非技術性勞工在衰老後便會出現生活上的困難。帶來惡劣的生活質素及露宿者的問題。現時的房屋安置政策，每每使居民於遷拆後得不到合理安置，負擔不起貴租而流離失所。老人服務計劃發展的緩慢，安老院的不足等等，將使本港五十萬老人面臨重大考驗。

要徹底解決「露宿者」的問題，並非放開一個兩個「露宿者之家」便可以解決，更重要的還是關乎改善社會政策和內部結構問題。

(六) 我們能做些什麼？

前些時候，一些同學前往探訪露宿者時，發現疾病正折磨着部份露宿者，有些全身關節腫痛，不能動彈，有些則久染疾病，身體衰弱不堪。曾經有幾個醫科同學，將一名重病垂危的露宿老人送往醫院，這老人是很幸運的了。目前，仍然有很多露宿病者，（超過百分之五十），在街頭飽受風霜，有病亦得不到照顧。到醫院或診所求醫，亦常有

拒診的情況出現。入院後，健康還未完全康復出院，顯示在醫療方面的老人科設備不足，善後照顧亦有很大漏洞。其中一名凍死者是在胃部手術後不久便要再度露宿街頭的。另外一些比較幸運的露宿者，在入院後得到醫療社會工作者的照顧，才有機會申請到公共援助，申請入住安老院。

露宿者只是被人忽視了的其中一個社會問題，假如我們只強調自己的專業知識，而對社會事情不聞不問，不去了解及正視社會的不合理現象，我懷疑，我們所學的能否使用到需要我們幫助的人身上！

「雙重加價」

——??

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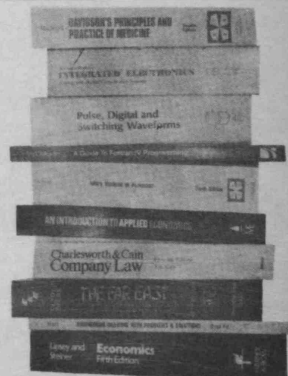
且不論兩巴加價是否合理，因為既然就範於「專利」之下，賊過與兵，實在於事無補。祇想在這裏提出一個問題，希望兩巴（特別是中巴）在考慮改善服務的大前提下，認真地研究一下。

巴士加價之後，增設分段收費，本來用意不錯，令短程搭客不必付出昂貴的全程車資。可是是一般司機，卻奉行着「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名言，往往不把正確的車資收費牌顯示搭客；就以由瑪麗醫院站至中環總站為例，四號、七號等線的分段收費應該是八角，但所見絕大部份巴士仍舊掛上一元的收費牌；不少搭客不知就裏，多付車資，額外地津貼了巴士公司的利潤。

固然，現在每個車站都掛上各線巴士收費表；但留意的人畢竟不多，（尤其是好些「趕時間」的人和婦孺等）；而且久經日晒雨淋或搗蛋者破壞之後，難保這些收費表不會失落，那時乘客就更無所依據了！

據悉，各線巴士如果把號碼指示牌或終站指示牌撥錯，令乘客搭錯車而投訴的話，司機（或售票員）是要受罰的；同樣，巴士公司應本着大公無私精神，不為微利所誘，嚴令各司機在分段處正確地變動收費牌，違則處罰；並且接受市民對這方面的投訴，如此，必能起一個「監察」作用，杜絕部份司機不負責任的態度。

在此，謹祝兩巴在優良的服務態度下，生意興隆！



青年書屋 荷葉海邊140號31樓 5-691614
青年圖書中心 亞答街街明大馬路H座一樓 3-954311

平售中學課本大學用書

暨南大學醫學院同學訪問摘錄

啓思記者

●你們可否談談暨大醫學院招生的情況？

□ 暨大是七八年收第一班學生，共一百三十人按不同的英文程度分四班；其中三十餘人是進修生，七九年只收了五十人，港澳華僑子弟佔去一半，他們都是在廣州或其他地方參加全國「統考」以平均三百多分成績進入醫學院的（五科總分五百分）。其他都是來自內地經「統考」後，被錄取的，他們的背景，有部分是高級干部子弟，有些是自學的苦學生，後者的年紀都較大，約三十來歲。

●你們在今次兩天訪問中，對港大醫學院的一些印象？

□ 我們今次，主要訪問了臨床前的生理、生化、及解剖三個學系，包括與同學一齊聽課，上導修課，參觀實驗課等，所見到的只是一鱗半爪，不深入，在這裏只說些個人的體驗。在實驗儀器方面，港大暨大差不多，有些更比這裏新些。不過在研究方面的設備則比這裏落後得多。此外，上面是沒有導修課的；聽說你們每次上導修課之前，要預備數小時至數天不等，所費時間不少

，不知道得益有多大？同學方面則比我們活躍得多了，有很多同學都很熱誠參與其他活動（如關心社會，辦報紙等），我們都很佩服，真不明白你們為什麼能有這麼多的時間？對功課有影響嗎？（我們略作簡單回答後，便繼續追問下去）

●可否在教與學兩方面與港大比較一下？

□ 我們今次上了幾堂課，看見同學們上課時不停地抄下老師的講課內容，有些同學趕不上的，就看左隣右里，老師講得很快，又要抄 Transparency，這比我們可辛苦得多。不過，我覺得能否學到東西則沒有保證，同學能吸收多少，亦因人而異。我們則不同，老師講課時，常說明那些是大綱，那些是重點，那些是研究資料等，把整堂內容分析得較細，我們也不用只顧抄而不聽，因講課內容大都在全國統一教材上找到。有時更需要預習，還有現正嘗試一種新的教學法，事前由老師準備題目，交由同學預習，在堂上作答，使同學有較多機會參與。每天老師都有一段時間留在「溫習室」內，同學有不明白的地方可隨時找他們，有時，老師也會找上門，到宿舍處看我們有沒有難題。師生關係也很密切，老師可說是對

我們關懷備至，有如父母一般。（說到這裏，我們各人都表示羨慕不已）。

●請談談暨大學生會的一些情況？

□ 暨大學生會成立了很短時間，學生會負責人有主席、文娛體育、宣傳、學術五個職位，經由每班選舉代表，而代表則互相投票，以最高票數當選，而各代表則組成一個類似你們的評議會作監察，不過作用不大。現時工作除文康外，還處理校方與學生間的矛盾，作調停，如部份同學對宿舍不滿便是其中一例。此外，校園內，有壁報版，可供同學發表文章。

●港、澳生與內地學生有什麼大的分別？

□ 港澳的學生，知識領域較廣，較為活躍，（據知，最近他們亦曾在暨大發起援東籌款運動，由廣州音樂學院義演，共籌得約一千元人民幣），至於內地學生，則很參差不齊，有些是艱苦自學的，雖未有上過高中，但程度亦很高，有些更學習了內科，外科呢。他們分析力較強，是全學校最為「勤」得之人，至於那些年輕的多是高干子弟，（註：暨大不是華僑大學）他們有些很有傲氣，看不起其他人，至於從農村來，

多是「尖子」所以程度上沒有多大分別，不過國內同學較保守，男女很少在一起，交朋友也不太開放。

●請談談你們對前途有什麼打算？

□ 我們是來去自由，現在還未定，有部份希望回港考非英聯邦試在這裏註冊；有部份希望留在中國當醫生或研究；另外有些則希望出國。現時只是希望努力讀書，學能有成，前途便沒有什麼問題的。

●你們課餘有什麼活動？

□ 消遣很少，如看電影，開晚會，（按：不是舞會）看小說等（同校的女同學都喜歡看現在的一些所謂「傷痕文學」）。

最後他們表示今次受到醫學院同學熱情的招待，表示感激，更希望港大的同學能到暨大參觀交流。

編者按：復校二年的廣州暨南大學，有大約三十多位一、二年級的醫科同學，利用他們的新年假期，於二月二十五、二十六兩天來到港大醫學院，與我們一同交流了一些學習和生活的情況，在這裏很多謝暨大的代表接受啓思的訪問，使更多同學能了解兩地學生的情況。

編者按：此文未經被訪者過目，筆者文責自負。

七年之“癢”

陳仲謀

Medic 終於能夠一嘗 Interfaculty Soccer 冠軍之味了。(Medic 勝 Engine 4:1 (7/2/80) 還記得兩年前，爭冠軍的也是 Medic 同 Engine；當時一個 Medic Final (現為 1st Year M.O.) 對我說：「我踢咗 Medic 五年，從未擺過冠軍，希望今年畢業擺番次啦！」可惜當年 Medic 以一比二落敗，只得亞軍而已，屈指一算，Medic 最少七年未嘗過 Soccer Champion 的滋味了。

其實，今年 Engine Team 實在是比我們強的，賽前，大家均以為是一場六四波，怎料比賽時，Medic Team 鬥志高昂，再加上 Engine 大部份隊員比較遲 Warm-up，所以在開賽十五分鐘內，我們已經連下兩球，第一球由 Thomas Tsang 開出角球，容仁佳近門頂入，第二球由陳學前射入，由於有「二百萬」本錢，所以我們打起來比較定，而 Engine 則比較急些。

下半場易地再賽，我們的戰術是先穩守，不讓 Engine 在頭十五分鐘入球，可惜不足五分鐘，即被 Engine 左翼射入一球，當時我們陣腳大亂，而 Engine 則全軍進攻，企圖扳平，我方門前風聲鶴唳，當時我心裏想，這樣打下去，遲早輸波，一定要多入一球，方補不失，否則前功盡廢，當時 Engine 攻足我們五分鐘有多，由於 Engine 後衛「谷」得上，所以我們有較多空位突擊，就在十五分鐘時，陳學前橫傳給我，當時 Engine 後衛誤為越位，稍一遲疑，我即在右輔位射門，打中守門員彈出，從後而上的林順潮把握良機，一腳射入，做成三比一的領先優勢。

當時 Engine 見兩球落後，更背城借一，全力出擊，攻勢有如排山倒海，幸好中堅梁均鉅，葉耀基握守中路，演出穩健，加上一對後衛崔慶森和區耀佳又死纏爛打，門將謝健華也有水準演出，Medic 雖然被 Engine「搽住打」，仍保不失，更在完場前五分鐘，由何柱樑在中場線快傳容仁佳，再交林順潮單刀射入，終於以四比一勝 Engine，冠軍美夢成真。

此次勝利，全賴各隊員「博盡」！僅將此喜訊帶給全 Medic 同學。

Medic Soccer Team 隊員如下：
Medic Soccer Team (79-80)
Team Captain. 陳仲謀

劉育港(三)	謝健華(二)	區耀佳(二)
劉剛漢(二)	梁均鉅(二)	葉耀基(三)
崔慶森(三)	何榮潤(二)	陳仲謀(三)
蔡智華(二)	林順潮(一)	容仁佳(三)
		盧俊恩(四)
		陳學前(二)

喜訊

港大學生節醫學院再度奪得總冠軍!!

對聯：羅劍云 (83)	季軍
書法：鄧錫英 (83)	亞軍
中文歌曲民歌獨唱：葉麗輝 (82)	冠軍
中文歌曲藝術民歌小組唱：葉麗輝 (82)	亞軍
陳美霞	
中文歌曲藝術歌曲獨唱：葉麗輝 (82)	冠軍
象棋：鄭明銓 (83)	亞軍
踢毽：醫學院	亞軍
拋米子：醫學院	季軍
大合唱：醫學院合唱團	亞軍
朗誦：醫學院	殿軍

還有無數無名英雄，雖未在個別項目中得獎，但他們對今次醫學院奪得冠軍，實是功不可沒。

M-E-D D-I-C MEDIC MEDIC 係醒啲!
M-E-D D-I-C MEDIC MEDIC 係醒啲!